



已故亲人托梦退邪党的故事

【明慧网】我大姨，年长母亲近二十岁。在我远未出生的时候，她就随着在铁路系统工作的姨父去西北边陲了，所以我对大姨的印象是模糊的。仅有的记忆是小时候过年，在外公、外婆家见过几次大姨。

大约二零零八年前后，听母亲说大姨回家乡来住了，那时她已经年近八旬，身体很差。这时我因坚修法轮大法被中共邪党迫害，正漂泊在远隔几千里的异乡。电话中我一再嘱咐母亲，让她有时间一定要告诉大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但后来知道，因母亲认为大姨老年了，记忆力不好，又经常犯糊涂，所以没跟她说。大概一两年后，我听到了大姨去世的消息，心中遗憾，觉的自己最终也没能见到她，并亲自告诉她“法轮大法好”。但毕竟和她接触少，所以很快便忘记了。

大概过了半年多的一天夜里，我梦到大姨过来看我。她看上去很朴素、干净，但却是带有阴气的。她来见我的唯一目地，就是要我帮她退党。我满腹疑虑，因为我知道大姨她没上过学，只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家庭主妇，不会是党员。再说，中共一九四九年窃国时，她已经长大成人了，外婆家因为成份高，象我母亲那样在中共制下上过小学的人，都没入过队，大姨怎么可能是党员呢？

我便盘问她：你是团员、队员吗？她说：不是。我更惊讶了，接着

问：你既不是团员、队员，怎么可能是党员呢？她说：因为你姨父在铁路系统工作，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铁老大”的地位是很高的，有一年他们铁路系统搞活动，要拉笼铁路职工的家属入党，便给我们这些家属发了入党申请表格，让我们填写、入党。当时我稀里糊涂地填了表，并签了名。我又问：那你交过党费吗？她说，没有，我只是填了表，但并没有真正入党，也从来没有交过党费。我说：你既然没入，也没交过党费，那就不算了，用不着退了。她回答我：我虽然没有入，但是我当年填了那个表，就起了作用，我去世后到阴间，才发现我的名字在中共邪党的册子里，这对我是个灾难。所以我费了好大劲才被允许过来找你，请你帮我把它退了，我才能安生。

大姨又告诉我：你记住我的名字，我叫“清拱”。我真是惊讶极了，因为我知道她生前的名字并不是这个。我口里答应了，但心里却因为疑惑并没有完全重视她的请求。大姨许是看出来来了，便很认真、很焦虑地又连续嘱咐我多遍，要我一定帮她退。最后她必须要走了，梦里好象她身边有多个人押着她，不允许她在我身边多呆一样。临走前，她又嘱咐我：你一定要帮我退啊！我说：好。她又不放心地问：你记住我的名字了吗？我大声说：记住了，叫“清拱”，“清水”的“清”，拱，石拱桥的“拱”。然后她才放心地

走了。

当天我就用“清拱”的名字帮她在网上做了三退。

后来每想起这个经历，心中便百感交集：一个生命，她生前并没有入过党、团、队，只是在稀里糊涂时填了一个要求加入中共邪党的表格，因此便被邪党抓住把柄，记录在册，即使到阴间也不得安宁。这是怎样的一个悲剧？然而，不幸中的万幸，她的亲外甥女我是个大法弟子，即使她们相见甚少，但也因为这个缘份，她能够求得一个机会，被押着在梦中来找她在人世间的大法弟子亲人帮她退党。而那些没有这种机缘的人呢？他们去世后的下场又是怎样的悲惨？那些真正加入过中共邪党组织、而又不肯退出的人呢？他们的结局又将是怎样的呢？

面对上天的预警，面对此时轰轰烈烈的退党大潮，再想想我讲的这个真实的故事，还没有“三退”的人们啊，是不是该认真考虑一下这件关乎我们生死存亡的大事？◇



2002 年 6 月，在贵州平塘县掌布乡发现了一块 500 年前崩裂的、具有 2.7 亿岁的“藏字石”，巨石断面内凸现六个整齐的大字“中國共產黨亡”。

上图为风景区门票。（可上网搜索查阅）

信仰，就是人们对某种道理虔诚相信和尊敬，或对某个人及其教导虔诚相信和尊敬的思想活动。

法轮功（又叫法轮大法）不仅教人炼功拥有健康的身体，他的法理更是教人修心向善，赋予法轮功学员全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使每个法轮功学员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从而拥有美好幸福的人生，并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因此每个法轮功学员对法轮功创始人及法轮功都是虔诚地相信和尊敬，所以说法轮功就是法轮功学员的信仰。

由于信仰是人的思想活动，而人的思想是看不到摸不着的，人的思想本身也不会对别人产生危

害，因此世上的任何组织或个人都无权干涉他人的思想自由，更不存在因为有什么思想而违反了法律或是犯罪。因此信仰自由是普世公认的最基本人权。

由此，修炼法轮功作为一种信仰，在任何国家和社会都应是天然合法的。实际上到二零一一年，在中国大陆之外，在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国家或地区里有人在炼法轮功，而且都是合法的，唯独只有中国大陆的中共政权在利用国家机器公然迫害法轮功。这就足以说明，正是中共在迫害普世公认的信仰自由。中共违反了国际法对信仰自由的保护，同时中共也在违反自己的宪法。◇

山东招远法轮功学员王桂芹遭受的迫害

(明慧网通讯员山东报道) 王桂芹, 招远市法轮功学员, 享年六十六岁。王桂芹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 多次遭中共迫害。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日, 王桂芹被中共警察追捕过程中摔伤, 二零一一年八月八日王桂芹离开人世。以下是她生前遭迫害经历。

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半夜十二点, 她和几十名法轮功学员准备在招远市委门前广场炼功请愿, 结果被招远恶警劫持到交警大队大院内, 一直到下半夜三点多钟才让家人领回。

二零零一年三月十九日, 四名恶警非法闯进她家, 抢走了师父的法像和《论语》、两箱书, 并把她从家里非法劫持到招远市沟上洗脑班迫害。在洗脑班里, 恶人宋书芹一伙轮番对她迫害。

二零零一年七月二十四日, 王桂芹遭不明真相的人构陷, 被招远市城北区梦芝派出所四名恶警非法进家绑架, 梦芝派出所恶警在她脸上打了一巴掌, 又用盛满水的矿泉水瓶从两米远的地方摔在她脸上, 并迫使她坐了三天三夜老虎凳。后将她送到招远市看守所非法关押迫害十五天。期满后, 又被非法关押在沟上洗脑班十多天, 在那里恶人宋书

芹和一伙恶警对其轮番迫害后, 非法将其劳教二年(因为体检不合格所外执行)。同年十月五日, 梦芝派出所四名恶警又非法闯入她家把她非法绑架, 逼她坐了一夜老虎凳, 第二天天不亮就将她送往王村劳教, 因体检不合格而作罢。

二零一零年九、十月份的一天上午, 王桂芹在街上发真相光盘救人时, 被招远恶警绑架至岭南金矿洗脑班。由于王桂芹坚决抵制迫害, 恶人只好于下午三点多钟叫其家人领回。

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日, 王桂芹去石对头村的集市上讲真相救人, 回家的路上, 被恶警追截, 过程中, 恶警把她正骑行的电动车狠狠地拽了一下, 导致她重重地摔在了路上, 头上摔出了两个大包, 十多分钟才醒过来。由于恶警们在王桂芹身上没有搜出任何东西, 没有证据, 加上王桂芹的不配合, 恶警们只得放她回家。

由于当时摔得太重, 回家后, 王桂芹三天三夜都爬不起来。从此以后, 王桂芹浑身没劲, 手脚麻木, 写字也很困难。尽管这样, 她还是坚持学法炼功, 几乎每天上午出去讲真相, 中午给全家做饭(包括儿子、儿媳、孙

女), 下午上学法小组学法。二零一一年八月八日下午四点多钟, 王桂芹在回家的路上, 突然倒地停止了呼吸。

王桂芹只是想做一个好人, 坚守自己对“真善忍”的信仰, 讲清被中共一言堂掩盖的真相, 这是基本人权。她的死是招远恶警对其屡次迫害直接造成的。天理昭昭, 善恶必报。而今迫害法轮大法的元凶江××已气息奄奄, 参与迫害的中共高官罗干、周永康等已被告上国际法庭, 许多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人恶警都已经遭了恶报(招远宋书芹、李建光等恶人遭恶报就是实例)。奉劝那些对法轮功学员的行恶者: 立刻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 恶报降临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后悔就晚了!

(注: 本文是根据在整理王桂芹的遗物时发现的她写的揭露迫害的文章而写的)



酷刑演示: 老虎凳

珍贵的历史回忆

在山东省莱西市法轮大法洪传历史上, 有三次大型活动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次是一九九八年六月在市体育场举行的一千多人参加的城乡学员大炼功活动, 一次是一九九八年八月在市体育馆举行的近五千人胶东地区“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 第三次是九八年十二月在市体育场举行的两千多人集体炼功活动。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四日, 法轮功莱西辅导站在县城最大的公共场所莱西体育场举行了全市首次大型炼功活动。那天, 来自全市城镇各企事业单位及莱西部份村庄的男女老少一千多名法轮功学员, 汇聚到体育场, 参加辅导站组织的集体炼功活动。他们面容祥和、举止沉稳, 大方得体, 透着一种炼功人特有的气质, 让人感到可亲可敬、可以信赖。

上午九时整, 悠扬的炼功音乐在体育场上空响起, 随着高音喇叭里传

出的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老师那浑厚而带有磁性的口令录音, 一千多名学员, 排列整齐的开始练习法轮功五套功法, 偌大的莱西体育场沉浸在一派祥和慈悲的氛围中。

这次大炼功活动, 得到了莱西市体委很大的支持, 并弘扬了大法, 出现了很多新学员。

九八年八月三十日这天, 来自周围县市, 各个社会阶层、企事业单位的工人、干部及学生、农民等男女老少总共四千五百人左右在山东省莱西体育馆内圆满召开了一次“修炼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学员们陆续讲述着通过学炼大法后, 按照法轮大法教导的“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 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有的是重病缠身, 瘫痪在炕, 人生走到尽头, 有的虽事业成功但对人生充满疑惑, 但都因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 身体很快康复的神奇故事等等。



1998年6月14日, 在莱西体育场展开的大型集体炼功弘法活动。



1998年8月30日, 在莱西体育馆内举办的四千五百人的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